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少年与鼠

野莽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少年与鼠

野莽 著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与鼠/野莽著.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8
ISBN 978-7-5142-1357-7

I. ①少… II. ①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606号

少年与鼠

野莽/著

出 版 人: 赵鹏飞

总 策 划: 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 冯小伟

责任校对: 郭 平

责任设计: 侯 铮

责任印制: 孙晶莹

排版设计: 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printhome.com www.keyin.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36千字

印 张: 7.5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I S B N : 978-7-5142-1357-7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编委会

野 莽：中国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国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等多部作品。主编有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宝库”（50卷），中文版“中国作家档案书系”（30卷，与雷达），“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评点绘画本丛书”（15卷）及“中国当代精品文库”等大型丛书数百种。

安博兰：（Geneviève Imbot-Bichet），法国汉学家，汉法文学翻译家，出版家。法国 Éditions Bleu de Chine 创始人。早年于台湾学习汉语，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北京）任职。现为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中国蓝丛书负责人，法国“中国之家”文化顾问。曾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荣获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费米纳（Fémina）外国文学奖的《废都》。

吕 华：中国翻译家。曾任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法文处处长，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译法最终审稿、定稿人。对外翻译过三任国家领导人的文集。文学翻译有法文版长篇小说《带灯》以及大量中国当代作家如汪曾祺、陆文夫、贾平凹、韩少功、陈建功、刘恒、莫言、阎连科、周大新、王安忆、铁凝、方方等的代表作。

贾平凹：中国作家，书法家，画家。中国茅盾文学奖、费米纳文学奖、法国政府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西、捷、俄、日、韩、越等二十多种文字。在国外产生影响的有英文版长篇小说《浮躁》，法文版长篇小说《废都》《土门》《古炉》等。

周大新：中国作家。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朝、捷等十多种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长篇小说《向上的台阶》等多部作品。由其短篇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尚振山：尚书房图书出版品牌创始人。出版有“中国名家随笔丛书”、“中国文学排行榜丛书”、“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100卷）等。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 莽

尚书房请我主编这套大型文库，在一切都已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不再具有 20 世纪 80 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已经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也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人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尚书房的出现让我惊讶，我怀疑这是一群疯子，要不就是吃错药由聪明人变成了傻瓜，不曾看透今日的文化国情，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却来费力不讨好地搭盖这座声称走向世界的文库。

但是尚书房执意要这么做，这叫我也没有办法，在答应这事之前我必须看清他们的全部面目，绝无功利之心的传说我不会相信。最终我算是明白了他们与上述出版人在某些方面确有不同，私欲固然是有的，譬如发誓要成为不入俗流的出版家，把同

行们往往排列第二的追求打破秩序放在首位,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已准备好了经受些许财经的风险。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出版者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这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未曾预料的问题。由于主办方的不同,相同的一件事如果让政府和作协来做,不知道会容易多少倍。

事实上接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尚书房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单集容量为二至三个中篇,或十个左右短篇。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 21 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也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

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当然遗漏总会有的,但那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尚书房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2016年5月7日写于竹影居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野莽

少年与鼠

1

卖脸者

97

行为不轨

173

野莽主要著作目录

226

少年与鼠

1

自从没有了母亲之后，少年潘二龙就不再像往年那样渴望过节，阴历八月十五的清早，他完全是以消极的态度执行着父亲交给他的任务，乘坐地铁到京西月饼店去买一盒花好月圆牌月饼。花好月圆牌月饼是一个老牌子，母亲在世的时候他们家每年中秋节都吃这个，因为名字好，价格也不算贵，特别是在京西月饼店购买还能稍许的便宜一点，生产这个牌子的厂家就离这儿不远。但是今年，再买这个牌子的月饼还有什么意义呢？潘二龙想到母亲，对这类诱人的节日变得冷淡起来，连原本香甜的月饼都觉得索然无味，他认为花好月圆的日子在他们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京西月饼店的门外有人在摆地摊，摊主是一个断了两条小

腿的人，穿着一套象征生命力的绿色衣服，膝盖下面扎着两个棉花做的蒲团。潘二龙认识这人，在他的记忆中，这人往年卖的是老鼠笼、老鼠夹、老鼠药一类乱七八糟的货色，他跟母亲一道就是冲着这些来的。现在，地摊上的情况好像也在改革，摆的都是一些花里胡哨的塑料用品。他正想问这个无腿之人，是不是有人不许卖老鼠药，这时摊子的左上角有一个小摆件吸住了他的眼睛，那是一支他曾经打鸟玩儿过的那种弹弓，不过要比他玩儿过的那支精致，一副木叉被削成竹节的形状，颜色上还做了仿旧处理，两根深黄透明的橡皮筋分别穿过两个端头的圆孔，皮筋的结合部缀着一小块椭圆形的羊皮。用这块羊皮裹上一颗石子，拉开皮筋从弹弓的劈叉处射出去，可以让五米高树上的鸟儿应声落地。潘二龙在他们老鼠胡同是公认的神弹手，掉在他弹弓下的鸟儿不计其数，他甚至还能打下空中的飞鸟，当然啦，那都是他上中学以前的英雄壮举。

他在一秒钟内决定买下这支弹弓，因为他一见到它就想起一件事，身上顿时热血沸腾。他问无腿之人这支弹弓卖多少钱，对方两手撑地往前挪了一寸，便于能把那支弹弓递到他的手中，嘴里恭喜着他的运气真好，说这是剩下的最后一支，卖给他可以便宜一点，然后才报出他问的价格。潘二龙一听说要十元吓了一跳，他身上的全部资金买完一盒花好月圆牌月饼，再乘坐往返地铁，剩下的远不够这个数字，父亲给他的每一笔

钱在做完要做的事情之后，总是不超过五元的余额。如同他是老鼠胡同里的神弹手，他的修鞋匠父亲也是老鼠胡同里大名鼎鼎的小气鬼，当初连母亲买这一系列对付老鼠的器材都坚决反对，只不过母亲的态度比父亲更加坚决。他希望这支弹弓的价格能降到五元以下，这样他还可以勉强支付，再多恐怕就不够了。他在心里打着如何才能得到优惠的主意，比方说问对方还记不记得他，去年他和母亲一道来这儿买过老鼠药的。但他刚一冒出这个念头就觉得自己太不男子汉了，按理说他应该捐钱给这个无腿之人，目前他没钱可捐怎么还能少给人家的钱！

后来他又回到那句原本想问的话，是不是有人不许你卖那些灭鼠的东西？派出所还是工商所？他的哥哥潘大龙就是工商所的市场管理员，他想为这个可怜无腿之人做些什么，如果和工商所有关的话。但是这人抬起一只手来向他摇着，那只手在地上磨得和脚没有什么区别，不是的，都不是，这号人只管罚我们钱，赶我们走，不管我们灭鼠还是灭人。是那些东西没人买了，都说买回去也没用，老鼠和人一样与时俱进，千奇百怪的办法它们都能识破，对付它们只有靠打！说到“打”字的时候，无腿之人嘴里的唾沫星子喷薄而出，有几粒打在弹弓的身上。潘二龙觉得这人对老鼠的仇恨和他不同，他们一个是因为生意，一个纯粹是因为母亲。但是他却把这人视为知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英雄所见是略同的，消灭老鼠就是要

打！事情也的确是这样，每一种灭鼠的器材母亲都买回家去试过，其结果是母亲要打的那只老鼠还在，母亲自己却不在了。

潘二龙先稳住这个摊主，表示这支弹弓他要定了，无非是手上没有零钱，等他买了月饼再来买它，说完快速走进月饼店里。店里的月饼品牌还真不少，他逐一地看过去，发现紧挨在花好月圆牌月饼身边的是一种名叫嫦娥奔月牌的月饼，价格要比它便宜十元。他的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卑鄙的念头，从月饼里面挪用那笔差价，用它买下这支弹弓，回家对父亲谎称花好月圆牌的已卖完了，只好换成嫦娥奔月牌的，两种牌子的价格正好相等。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时他感到很新奇，他记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撒过谎，现在居然一下子就撒成功了，可见撒谎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接下来他又责备自己不该这样，但是最终他想，为了达到目的不这样还能怎样呢？他在后一句话的支持下选购了后一种月饼，提着它走出店门，用余额买走了地摊上的那支弹弓，站在原地欣赏一阵，想了想才把它插进月饼袋里。慢走啊，祝你全家节日快乐！他看见失去双腿的摊主向他挥了挥那只和脚没有区别的手，也就扬起手来向对方挥了挥，也祝你节日快乐！他没有说“全家”二字，是担心这人并没有家。

但他一到地铁的安检口就遇上了不快乐的事。请问你这袋子里是不是有一支弹弓？安检口的女工作人员问。是的，刚在地摊上买的，潘二龙强作镇静，为她手里的检测器感到惊讶。

对不起，请跟我来一趟。女工作人员把他带进一间玻璃小屋，屋子里的警察接过弹弓翻来覆去地看，还试着拉了拉，然后抬起头来，问他为什么要携带违禁品乘坐地铁，不知道带这个要罚款没收，严重的还要拘留吗？潘二龙这次除了惊讶还有些不解和害怕，他想不通弹弓为什么是违禁品，同样是为了消灭老鼠，为什么上几次母亲带他买的鼠笼、鼠夹和鼠药都能顺利过关呢？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不会自投罗网了……哦不，我的意思是说我就不会自己……他语无伦次地纠正着慌乱中用错的词，不料这句话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警察被他给逗笑了，“得，来这儿可不就是自投罗网吗？坐路面车就不会啦！走吧，回去不许打鸟啊，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潘二龙千恩万谢地接过弹弓，从地铁站下拱出路面，想改乘一辆允许带这东西的公交车。这是一片繁华的购物区，没有公交车可乘，出租车路过这儿也不停下，再说他买完月饼和弹弓以后已没有了乘坐出租车的资格，他的经济条件就只够乘坐地铁。潘二龙想着自己将为这支弹弓付出步行回家的代价，心里不仅没有丝毫的抱怨，反倒还生出一种崇高而又神圣的感觉，为给母亲复仇他连生命也可以不顾，多走点路算个什么！他顾虑的只是父亲在家等得心焦，今天是八月十五，哥哥还要带着嫂子和小侄儿回来共度佳节，在这车祸不断的年头，等到吃中饭的时候还不见他回家，哥哥嫂子倒是无所谓，父亲会

害怕他在路上出了事故。他记着自己从小到大，就从来没让父母放心过一天。

他的心里正这么想着，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嘴里说着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从背影看她有些像他死去的母亲，连说话的声音也像。上了岁数的女人说，遇事只要一分为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潘二龙左右看看，没在她身边发现有陪伴的人，也不见她把手机贴在耳朵边上，这么说她很可能是自言自语。他的脑子里灵光一现，想到这个像他母亲的女人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莫非就是母亲的化身，特意回到人世来点化他，刚才的话是单单说给他一人听的，教他如何才能带走弹弓，一分为二的意思是把一样东西变成两样。他一下子振奋起来，一个聪明的思路就此产生，转身找了个背静的地方蹲下，动手把弹弓拆成两部分，深黄透明的橡皮筋和椭圆形的小羊皮块揉成一团，揣进他的裤兜，竹节形状的木叉依然装进月饼袋里。

然后他穿过地下通道，下到另一个地铁进站口。这一次他在安检口遇上的是个男工作人员，走哇，别挡后面人的道，下一个！男工作人员的手持检测仪在他身上一挥而就，见他站在那儿还不挪窝，瞪他一眼又向他身后的人招手。潘二龙不由得心花怒放，同时他也轻看了这人，近些年来，飞机、火车、公共汽车上都出现过携带武器的乘客，不能说和他们的猪脑子没

有关系，弹弓能够一分为二，枪支不也能卸成八大块吗？

出了地铁站后他步行回到老鼠胡同，在这个四家合住的6号院外，正好遇见小侄子出门去扔一张巧克力糖纸，他就知道哥嫂一家已经来了。小侄子劈手夺过他手里的月饼袋，扯出里面的大红纸盒，一边进门一边错字连篇地朗诵着：党、我、奔、月！父亲从厨房里闻声而出，紧张中忘了放下菜刀，什么奔月？不是说花好月圆吗？潘二龙压住心跳，脱口说出编好的谎言，那个牌子的卖完了，店里人说这个牌子的也卖得好，价格又差不多！为了慎重起见，这句话他打了腹稿，快到家时又在心里背了一遍。他本以为他的言行已无破绽，父亲固然小气，也不会为此专门到月饼店去考察牌价。但他忽视了今天到场的一位嘉宾，在肉禽蛋加工厂当会计的嫂子眼睛一闪，立刻就开玩笑的方式向他追问，差不多是多少？十块？我说二呀，告诉嫂子你是不是早恋了，省下点钱给女朋友买个小礼物什么的？

这个女人把丈夫的弟弟她的小叔叫“二”，意思除了他在家排行老二之外，还有一层是他做事冒失，老不着调，从小就给家里惹了不少麻烦。潘二龙的一张脸上顿时绯红，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污辱。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早恋！那个牌子是真的卖完了！不信你去买一个试试！事到如今他豁出去了，嘴巴硬得像父亲给人修鞋的铁锤。他知道哥哥娶的这个会计老婆又懒

又贪，从来都喜欢无条件地拿走家里东西，而不给家里买任何东西回来，包括正月十五的汤圆，五月初五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九月初九的螃蟹就更不用说了，这种昂贵的食品只有她的亲儿子才配吃到嘴里。他把结尾的这句话说得很有力度，想用它来反守为攻，打退她的继续追问。会计嫂子果然被他给噎住了，眼睛向下在他的腰部滴溜溜地打转，一心要找到能够证实自己猜疑的物证。潘二龙感觉到了她那明察秋毫的目光，心里发虚，放下胳膊用手背压了一下裤兜，希望从弹弓上解下的橡皮筋此时不要露头，以免关键的时候把他卖了。他却没有想到他不这样还好，这样反倒弄巧成拙，有弹性的橡皮筋本来安分守己地躺在裤兜里，受到挤压“得儿”的一下弹了出来，好像古装戏里官员的帽翅，一颤一颤地向上翘着。

哇噻，橡皮筋，女生扎马尾刷的！妈妈你比算命瞎子还灵，赶明儿你给人算命去吧，算命挣钱来得快！小侄子大声欢呼着，手舞足蹈地向他扑来，会计嫂子却笑着骂她儿子，牛牛是个臭嘴，就不会比个好听的呀，说你娘是诸葛亮？我不过是顺口开个玩笑，想不到还真有这样的事，大龙你听到没有？二都学会贪污了！她的丈夫，工商所市场管理员潘大龙觉得与其批评弟弟，还不如自己做出一副高的姿态，二龙你就别再说了，以后想买什么你告诉哥！说完叹一口气，早知这样，美花，你去买一盒花好月圆牌的月饼提回来不就是了，也免得他